

# 语义叠架原因论析

施春宏

## 一 语义叠架类例

本文讨论的叠架形式基本上不涉及已趋固定化的结构,如“涉及到、以为是、诉诸于、来自于”之类,主要研究语言表达中广义的叠架形式,即词语组合中语义上重叠、交叉的现象,它们基本上属于临时组合性质的,即在这种叠架形式中搭配有一定的自由度,与用来叠架的成分在语法和语义上处于聚合关系的词语基本上能够相替换。这样的叠架形式在语言运用中更普遍、更丰富,而且具有能产性、重演性。由于这样的叠架形式复杂多样,以致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在总体上作出截然的肯定或否定。但这并不否定有一个指导个例分析的总的原则,这就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原则。为此,我们引进了层次性这个重要的概念。

语义叠架结构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语义内涵涵盖或基本涵盖另一部分的成分,我们称之为本用部分,它往往是叠架结构的基本的、核心的部分;语义内涵被另一部分涵盖或基本涵盖的成分,我们称之为叠用部分,它往往是叠架结构中的附属的、强调的部分。如“凯旋归来”和“进一步贯彻”,“凯旋”和“贯彻”是本用部分,“归来”和“进一步”是叠用部分。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先对本

文所要分析的常见的临时组合式的叠架形式大体上分一下类。分类举例时基本上采用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论著中的批评用例，出处从略；行文分析中的例证全部取自现行书报杂志。

#### A 类

A<sub>1</sub> 有人算了一笔账，特精装《二十四史》在成本上比普通书要高得多，像羊皮封面，书名烫金，用纸讲究，再加上印数有限，成本自然可观，但即使是这样，离 16 万元的定价之间的距离仍然非常悬殊。（《编号发行引来众说纷纭》，《文汇报》1996. 4. 4）

A<sub>2</sub> 在我们单位的同事中，从家到单位的距离远近相差悬殊。（《〈拿破仑法典〉颁布时》，《中国青年报》1997. 4. 14）

A<sub>3</sub> 飘雪有些心烦，由于梦烟的缘故，她并没有大胜凯旋的喜悦。（《首席》，《中篇小说选刊》1994 年第 2 期）

A<sub>4</sub> 陕西彩色显像管厂的工人同志们像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

#### B 类

B<sub>1</sub> 1954 年，在广岛县附近的加山又造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恐怖和灾难。

B<sub>2</sub> 一名学生经常无故旷课，四门不及格只发给肄业证书，让其自谋职业。

#### C 类

通过了这些讲座，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

#### D 类

这才能看出新的问题，工作才能有新的起色。

#### E 类

E<sub>1</sub> 那是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E<sub>2</sub> 由于他及时阻止，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 F 类

站在门口的是彭——这是唯一一个他无法与之论争的人。

A 类最为常见也最为典型。这类叠架形式中, 本用部分某个语素的语义比较冷僻, 叠用部分的概念义与它完全重叠。B 类也很常见, 与 A 类相仿但略有不同, 本用部分的语义并不十分隐含, 人们将其中某个语素义提取出来作为叠用部分来特别指出。C 类、D 类的叠用部分的含义都暗含在本用部分当中, 一个是状中结构, 一个是定中结构。E 类的叠用部分被认为是本用部分的一个特征。F 类叠用部分增加了本用部分所没有的量词。

## 二 语义发展的不平衡性

汉语的词汇由单音节为主发展到双音节为主, 便形成了语素义和词义的重叠、交叉。各个语素义、语素中的义项、义项中的义素等各要素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它们通过内部调节而处于动态的平衡中。制约平衡的因素便是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样, 就任何一个时期来看, 都会有常见义和非常见义、易知义和生僻义等的差异, 而且它们的关系仍然是变动的。口语色彩浓的语素, 它的意义就相对显豁, 而书面色彩浓的, 它的意义就相对隐含。这样, 从语义信息显隐的角度来看, 词汇内部是有层次性的, 既有大的方面如古语词和现代词、通用词和专业词与方言词、本语词和外来词这样的层次, 每个层次内部仍然有不同的层次。具体到语素义, 也有层次性。语素义的各个义项也有层次性, 组成各义项的义素还有层次性。各层次随着系统的调节而调节内部的关系。徐通锵先生结合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说明音位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时, 深刻地指出: “音位系统的发展往往不是以音位为单位, 而是以处于不同条件中的音位变体或区别特征为单位。”<sup>①</sup> 词汇系统也是如此。词汇系统的发展并不是以单个词为单位的, 而是以每个词的义项为单位、以每个义项所包含的

义素为单位。义项和义素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词义系统的层次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的系统中(如不同的方言系统之间)也有不同的表现。

由此可见,语素义的多层次性,就必然使某些语素义乃至词义渐渐“孤立”,进而成为“语义化石”,而它们仍然作为现实语言系统中的有机因素为人使用。从单音节到双音节,从文言到白话,从书面语到口语,便使很多语素以“语义化石”的形式保存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它们似乎与现实的系统不协调,但又确实确实存在于现实的系统中,这就使它们带有特定的历时色彩。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语义磨损的过程。语义磨损基本上是与语义使用的频率相联系的。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人们便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因语义磨损而减弱或隐含的语义信息,使其成为显在的信息。

语义磨损实际上与语言的潜显有联系。一个语素义(或义素)磨损了,也就是该语素义(或义素)在交际中逐渐潜隐下去了,而其他的语素义(或义素)仍然是显在的,甚至从不够突出而变得更为显在。而且磨损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语素义(或义素)很容易磨损,有的刚稳定下来甚至出现不久就开始磨损了;有的则很不容易,即便磨损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语言使用中有一个相当长的并用时期,尤其是该语素义(或义素)处于语义系统、语义场的制约、平衡中。从这个角度看,语素义(或义素)一旦在系统中有所孤立便加大了磨损的可能性。磨损是语义功能的潜隐过程的体现,语义发展的不平衡是语义潜隐的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系统是动态的,演变的不平衡性使语言在交际中的服务功能势必也呈动态发展。我们常说语言的发展、新词新语的出现等都是源于语言生活的需要,那么,在需要满足之前,便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即语言的服务并不能一次性到位,有一个时间差,有相对的滞后性。而且语言是为所有使用者服务的,即便语言服务整体上是到位的,是满足了语言运用的需要的,也未必

对不同层次的使用对象都能到位,对同一对象的各个方面都能到位。对大语言学家的到位并不意味着对初涉文事者的到位,对凡夫俗子的到位也未必意味着对大语言学家的到位。关于这点,还未见有多少深入的探讨。语言的层次性,语言演变的层次性,语言使用者的层次性,多种因素交合在一起,更增加了语言使用的复杂性。语言服务功能的整体性和语言使用的个体性便构成了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更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了。改造、变通往往与误用便在某个层次上相通了。

A类的语义叠架便是语义演变的不平衡性、层次性导致的语言服务到位程度的层次性,语义磨损只不过体现了这种演变的过程和结果罢了。而且,磨损的程度也有差异,这也影响着叠架形式的出现。比较B类,它的磨损程度便不及A类。从A类到B类体现了语义磨损的过程。其实每类内部对具体语言运用者而言也并非是一层次的东西。语义叠架的形式中,有的词是其中的一个语素的意义较为显豁而另一个语素的意义比较隐含,如“殆尽”的“殆”、“罕见”的“罕”;人们的误用便在这个较为隐含的语素上,附加一个修饰语来表示相关的语义,如“差不多殆尽、完全殆尽”、“极为罕见、有点罕见”。有的词的各个语素都比较冷僻,而人们对它的整体意思有一定的了解,便根据需要而变用,典型的例子如“悬殊”被用于“非常悬殊”和“相差悬殊”,“凯旋”被用于“胜利凯旋”和“凯旋归来”。甚至还有同时叠用两者的:

- (1)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的税收制度都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收入越高,交税比例越大,以防止贫富差别过分悬殊。《《格氏税案》,《文汇报》1996.6.24)
- (2)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时,政府的收入结构政策应侧重于缩小收入差距,增进平等。《《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统编教材·公共科目》第22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语义磨损在具体运用中并非必然要用语义叠架来弥补,而是同时还有其他原因在支配着。只有从语言运用的总体上看,语义磨损才是语义叠架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 三 语言运用的多维性

一个词语的意思是一个整体,常常不是内部各语素义的简单相加。这在作为语义型语言的汉语中显得更为显著。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掌握语词意义的方式。对语义的整体认知使人们在掌握语言中舍弃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只有分析才能更清楚地得知的东西。人们根据使用的场合特定需要使这些东西显示出来,如果语言使用者不能根据现实的语言系统的既成要素显示出来而又必须显示,则会通过其他显在方式来显示,如新创、重组、替换、添加等。汉语的语言运用更多地注意语义层面。因而,要想凸现语义的某个侧面,则在使用者看来,即便“辞费”也不为过。B类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亲眼目睹”想强调的是途径,“无故旷课”想强调的是原因,“久久伫立”想强调的是时间,“免费赠送”想强调的是方式。本用部分已经暗含叠用的语义,但在具体语境中难以揭示强调的内容,因为本用部分着眼点在动作本身,而叠用部分在需要的时候则将动作的典型特征揭示出来。E<sub>1</sub>更是由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用部分包含了叠用部分的特征、属性,然而,要想凸显,便来个叠床架屋。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其次,语言表达时,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时而凸现叠架的语义成分,时而不凸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接处有这样的两间商店:亚当男屋、夏娃女屋。其实,“亚当”和“夏娃”的性别是明确的,所以完全可以取名为“亚当屋、夏娃屋”或“亚当之屋、夏娃之屋”,既不减少语义信息,也不失店名之雅。但经营者考虑到大部分接受者(顾客)的了解、理解的层次,还是选择了叠架的表达形式,应该说是成功的;若对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则显然

有点“画蛇添足”。接受者的不同层次往往决定了心中有受众的表达者的语言运用。这是应该提倡的,全社会的提高毕竟有一个过程;即便都有所提高也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各种层次的受众杂合在一起时,语言表达对受众的趋向更见复杂了,只是趋向中要有提高的取向。表达者和接受者的作用是相互的、双向的。我们这里分析的许多叠架形式若换一个语境、换一个受众,就不必使用了。用与不用,都应该主要看它有没有特定的表达效果。

第三,不同的句式有不同的语用性质。A类看似只是因为本用部分的语义太隐含所致,其实不然。我们再来补充两例:

(3)一般职工的收入与房价之间过于悬殊的比例是人们对买房缺乏热情的更主要的原因。《话说商品房的价》,《光明日报》1996.3.25)

(4)目前一些建筑队伍的水平相差悬殊,同一建筑单位内部队伍素质也存在很大差距,不乏滥竽充数其中。《让滥竽难于充数》,《北京日报》1996.10.31)

上面两例中,当人们重在程度上的差别时,使用程度副词来修饰“悬殊”,而且这里的“过于”不宜删去,“职工的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很大”,而是到了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所以在前面用上语义重复性的修饰语,突出、强调程度上的差异。当人们重在两者间的差别时,使用“悬殊”来说明“相差”。结合下半句来看,这里的“相差”也不宜删去。此外,还有更深的的原因。上例重在修饰、描写,下例重在说明、叙述,这便体现了描写和叙述的不同功用。这两个叠架形式的使用便实现了各自的语用值,都难以用“相差很大”之类来替换。不同的句式有不同的使用场合,体现不同的语用价值。A<sub>1</sub>和A<sub>2</sub>的区别,A<sub>3</sub>和A<sub>4</sub>的区别,都是如此。我们还注意到,人们还不怎么用“很悬殊、悬殊得很”,或许是因为它们主要是程度上的客观陈述,而“非常悬殊、悬殊很大、过于悬殊”之类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色彩,而这正与强调程度

相吻合。选取不同的程度副词体现了不同的语义取向。

第四,语言运用有时还要考虑内部结构、音节的协调等,亦即形式的和谐美。现代汉语的词语以双音节为基础,但它本身不容易显示程度、数量、范围、部位、类型上的不同,使用者有时也觉得单用一个词有点孤立,只有通过在其前后加上其他的词才能使表达变得稳实。这就势必通过多音节的组合来实现。句子内部语言组合上往往要照顾到音节的协调、韵律的和谐,有时甚至在意义的要求之上。我们发现,临时性的语义叠架中以四字语的形式最为普遍,如“极其惨重、大批屠杀、彻底根治、胜利凯旋、凯旋而归、丑恶秽行、久久伫立、免费赠送、白白虚度、重复再版、书刊杂志”之类,也许与汉语的四字语形式比较稳实而又语义大体充足有关。汉语词语发展基本上以四字格为极限,而叠架使用形成四字语也是与这方面的基础相关的。如“完美无缺、参差不齐、停滞不前、刚愎自用、忐忑不安、芸芸众生”都有语义叠架的痕迹,叠架后起到突出所指、加强语气、协调音律的作用,从语用心理上觉得表达的意思更充分、更鲜明、更稳实了。有的由于音节的协调而无法删除叠架的成分,只有前后有词才能成句,如:

(5)叠用补语的叠现不易组织,故极为罕见。(《修辞通鉴》第66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6)每逢北京国安主场比赛之后,球迷们凯旋而归,尚未尽兴,手中的小喇叭此起彼伏,尖锐刺耳的嘈杂声使人不得不闭门关窗。(《球迷,请勿扰民》,《北京日报》1996.10.8)

后例要想保持既有的色彩,甚至连调换其他非叠架的说法都不容易。“凯旋”主要指出胜利归来这一动作的原因、情状和开始,而附之以“而归”则指出动作的趋向、过程。倘用“胜利凯旋”也不及“凯旋归来”。

第五,有的本用词虽然已经表示了程度,但程度之间有差异。通过叠架使用,我们发现,即便是达到极其高的程度也还有程度上

的差别,只要它没有达到顶点。如“悬殊、罕见、昂贵”之类,还是有程度的不同的。如 A<sub>1</sub>,前面已有“高得多”,后面若不用“非常”,恐怕难以达意。有的还有变化上的先后,体现了过程,所以用修饰语将这种差异和先后揭示出来。C类的“贯彻、提高、加深、突破”都是如此,可以说在它们之前用上“进一步”之类的修饰语比不用更能完足语义。D类的“新的起色”并不因为有“旧的起色”在作比较,而是出现起色有阶段性,有个时间的不同,以前有过起色,现在又出现了起色,甚至以前无起色而现在为强调刚刚出现的起色。这是不矛盾的。

最后,具有某种属性的词语是否就不能再修饰本用词,什么情况下才可使用,值得考虑。有人著文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说法,述及的原因就是“追求升学率”已经含有“片面性”,这恐怕还不完全是用具有某种属性的词语来修饰本用部分了,还牵涉到现实中对本用部分所包含的属性的分析和理解。我们还看到,E<sub>1</sub>显然比E<sub>2</sub>等容易为人接受,是不是各种属性的内部之间也有一个层次的不同呢?而且我们如何对待词典解释中所标示的程度属性呢?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恶劣、呵斥、喝彩”的解释分别是“很坏、大声斥责、大声叫好”,可是我们还是经常见到“十分恶劣、大声呵斥、高声喝彩”这样的表达且并不加以指责。

#### 四 语法功能的潜在影响

有的语义叠架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语法形式间的潜在的影响。这从E类和F类的运用中鲜明地反映出来。

关于“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必要的浪费、有益的贡献、不应有的严重干扰、不正的歪风、不幸的厄运”等,批评者一般认为这样用的前提是存在“高尚的个人主义思想、必要的浪费、无益的贡献、应该有的严重干扰、正当的歪风、幸运的厄运”,因此这样的修饰语是“不必要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用呢?他们并非

不知道这种前提是不存在的。当然,用的人多、用的时间长并不意味着规范,更不能以此作为规范的标准。规范的标准应该建立在语用值上,建立在能否无障碍地实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上,这与用的人多、用的时间长是两回事。其实有些病句用的人是相当多的,用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但我们应该注意那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用的人多,用的时间长。为此,我们这里只是想对这种现象作出语言学上的解释,以揭示这样用的某些语言学上的客观动力和支配作用。

我们认为, E类和D类的叠架形式与汉语中“的”的不同性质有关,它显示了不同的结构关系。作为连接形容词性定语和名词性中心语的“的”有两种性质,一个是分类性的、限制性的,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同位性的,一个是描写性的、修饰性的。这两种性质潜在地相互影响着。在“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不必要的浪费”中,当“的”表示分类性的关系用“卑鄙”和“不必要”对“个人主义思想”和“浪费”加以限制时,便暗含着“高尚”和“必要”的存在,这便是批评者的视点;当“的”表示描写性的关系而用“卑鄙”和“不必要”来修饰“个人主义思想”和“浪费”是,便指出了“个人主义思想”和“浪费”的性质,这便是使用者的视点。D类也是如此。这就告诉我们,在语言使用中,具有同一语用场的语法关系有可能(只是“有可能”)相互影响,潜在的格式有可能干扰语用使用的明晰和语言理解的准确。我们在不削弱语义而又没有特殊表达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

F类“唯一一个”的叠架形式则受到了汉语语法的鲜明特点的支配。“个”只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概括性大的量词,通常是“唯一一位、唯一一家、唯一一枚、唯一一台、唯一一次、唯一一趟”之类在量词上有区别的形式。有一本十来万字的作家评论集《众神的肖像》<sup>②</sup>,除去后附的每个作家的作品要目,正文大约只有六七万字。全书共有10处用到“唯一”,其中“唯一”用在数量词前的有8处

(名量词 6 处, 动量词 2 处), 放在数量词之后的有 1 处, 单用“唯一”的只有唯一的一处。可见作者更愿意将“唯一”和数量词搭配使用。这样使用正是为了体现量词的差异, 反映出汉语量词的丰富性。又如:

(7)第二件是厂里的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大厂》,《人民文学》1996 年第 1 期)

(8)上海市最大的居住区中原住宅区中的开鲁小区最近获得了市住宅发展局办法的今年全市唯一一张验收合格证书。

(《环境似花园, 居民乐陶陶》,《文汇报》1996. 11. 19)

有的因找不到合适的量词即使想补出量词也很困难。如:

(9)亚洲人不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唯一的祖先(标题,《光明日报》1997. 4. 17)

另外, 有的叠架形式还受到汉语已有范型的推动。其实, 本文中论述的几类都潜在地受到了语言类推的影响。然而语言不是那种像代数式样的关系, 并没有严格的对称性方阵。这样, 无论是有意识的类推还是无意识的类推, 都有可能类推到不能类推的地方去。通过描写而归纳出来的结构框架基本上只是语言形式高频率使用的概括。类推本身即是依靠语言系统的潜在的对称性的, 由聚合关系而构成的同一语用场是类推的选择性条件, 而同一语用场也是按层次分布的。这样, 语言现实显现出来的就不是完全的对称。不对称的东西未必不符合语言规律, 只要在某种情况下只能这样用, 或这样用比其他表达方式更好, 便是极其规范的。

## 五 根本原因——汉语的分析性

上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语义叠架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动力, 即汉语是分析型的孤立语。分析和综合、孤立和屈折本来是从语法的形态方面的分类, 但它们影响到语义表达的方式。汉语作为分析型的孤立语, 其词法和句法主要是通过

语序和辅助词来实现语义组合的。语用者在表达时如果想突出程度、数量,显示方式、性质,强调差异等,比较倾向的选择便是通过分析型的组合来体现。也即汉语的分析性既是人们使用的结果,也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运用。人创造了语言,也被语言创造着。这从汉语的叠架组合中更多地表现为偏正式也就可见一斑。语义系统的演变、语法关系的渐趋明晰、语音系统的简化、语言运用的大众化使汉语的分析性特点更加突出。靠词语组合来实现语义上对程度、数量等的强调比靠词本身来体现更明晰、更符合汉语本身大的方面的特点,而这必然在某些时候与词本身所负载的语义信息重叠,在增加、揭示语义信息数量的同时,也容易使语义信息出现冗余。这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中看出。“雪白”之类的词是通过内部形式来显示程度的,人们虽然有时会出现“十分雪白”之类的误用,但它的可能性远比“非常悬殊”之类要小得多,而且很容易被人指出,正确的表达也容易被使用者接受,再次出现误用的情况就少了。再者,“十分雪白”的用法层次比较低,而“非常悬殊”的用法在各个层次都能看到。从这里可进一步地看出汉语语序在语言表达中的重要地位了,它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渗透在各个方面的。从A类到E类的叠架的出现都能在这里找到潜在的原因。汉语语序的重要性也使量词的使用成为一个显著的特色。汉语量词极其丰富,而且临时性地借用名词作量词也极其方便。这就是“唯一一个”价值的客观基础。量词的运用实际上是在给被指量的名词贴标签,不是数的标签,而是质的标签。

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概括了现代汉语语法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汉语结构中词序的安排具有重大的作用”;二是“别的一些语言中用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表示出来的意义,在汉语中常常要用一些词语来表示”;三是“量词丰富”。<sup>③</sup>归根到底,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汉语分析型的孤立语的特点,而这必然支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所以,我们在支配语言的同时,语言也在支配着

我们。这便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语义叠架正是在这种双重支配下出现的。与其全部说成是词汇问题,倒不如更大程度上说成语法问题、语用问题。反过来,它不正鲜明地体现了汉语的本质吗?

## 六 叠架形式的普遍性和对语义叠架规范的思想

我们说汉语的分析性是大量的语义叠架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原因。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这里承认并分析了某些语义叠架形式的客观基础,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所有的语义叠架使用都是规范的。我们只是想说,规范也好,不规范也好,多有其潜在的客观的基础,不规范的表达有时也有它的语言学价值。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认识语言的不同角度,哪怕它是暗含的,而且它对我们更好地指导语言运用、语言教学大有帮助,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语言的全貌大有帮助。

叠架形式是普遍存在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都有叠架的痕迹。这里各举其例。字形叠架方面,如“莫”本来就是日没草中,暮也。后来由于文字系统的发展,“莫”的本义磨损了,于是在下面在加上“日”来指示它的语义范围,这样“暮”最终代替了“莫”的本义。许多古今字、分别字都有语义叠架的影子,如“然”和“燃”、“要”和“腰”、“昏”和“婚”。词汇叠架方面,同义语素组合成词、同义词组合成短语,是比较常见的,有人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sup>④</sup>语法叠架方面,如“全体同学们、诸位先生们”,有人认为这种用法是不规范的,我们倒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分析:“‘们’表示的是集合量、模糊量,‘数·量·名’表示的是累计量、确切量。这两种表达法不可混淆使用。但如果名词前所带数量词是不确定量或指论群体的,允许加‘们’,因为这时表达的意义不在于确切计量而在于统括论群。”<sup>⑤</sup>修辞叠架方面,如对偶一般是反对合掌的,视为病对,但我们很熟悉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却被视为佳对。可以说,特定的需要将使语言叠架永远不可避免。而以偏正结构为

主的分析型叠架在汉语中的作用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并不仅仅是语言使用者的错误使用。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叠架形式呢？如果能找到一个放之各类而皆准的标准当然很好，可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赞成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即用有没有特定的表达效果，语用值有多大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才是规范语言叠架形式的根本的原则。不同的叠架形式的语用价值是不等的，是多种原因的交合。关于经济性原则，要辩证地对待，我们不能只是以文字上是否简省来决定语言运用的经济与否。多了几个字但是免去了理解的困难，这是大处着眼的节省、经济，它还是合乎经济原则的。文言在用字遣词上相对简省，但它在理解上和普及上却并不经济，而现在更关注后者。有的词文言色彩很重，理解起来相对困难，这自然削弱的它达意的经济。有的词本身的某方面的含义不够显豁，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使用，自然也影响了它达意的经济。于是，人们就通过叠架或其他形式来弥补。这就是说，叠架形式在通常并非必要条件，而是一种语用表达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语用值。这是正确对待叠架形式的基本认识。我们既要看到叠架形式总的方面有无特殊的表达效果，又要看到具体的叠架使用有无特定的作用。有时同一叠架形式，在此处是规范的，而在彼处未必规范。有的叠架是因为下位层次的原因造成的，在上位层次上便不规范了。如下面的叠架就是误用：

(10)申城出现四百户“爱心家庭”，万名莘莘学子送温暖上门  
(标题,《文汇报》1996.11.2)

(11)巧得很，他正入神地读着我的拙作呢。《笔缘》，《北京日报》1997.3.25)

(12)雷辛初涉文坛，第一部处女作就是这样一部意味深长的长篇巨制，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游子的真情》，《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9.23)

第一例将表示众多义的“莘莘”按常用的与“学子”搭配的语义理解为勤奋、刻苦之类了，这是误置，也无现实同一性；第二例的“拙作”从不用到其他语境中，除非理解成拙劣的作品（应该说有此可能），含有贬义，而不带有任何谦虚的含义了，这便不适用此处表达的需要了；第三例的“处女作”的含义成系列化，而且并未孤立化。这就要求我们要采取刚柔相济的原则，根据有无特定的表达需要而采取弹性标准。一提起弹性标准，有人便觉得是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其实这是尊重语言、尊重语言生活、尊重辩证法的体现。一刀切使我们在语言规范中失去了人心，忽视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对具体的叠架使用，要看有没有特定的含义，能不能删除或替换，删除或替换后是否顺畅，删除或替换前后有没有差别，在语义、音律等方面有没有损失。如果删除不删除、替换不替换没有什么差别，或者不易删除或替换，删除或替换了不一定好，或者目前的表达不一定最好，但还没有更合适的，我们就认为它是规范的，适应语言表达的需要的。

规范是有层次的，在规范和不规范之间有几个层次。规范、比较规范、不大规范、不规范是几个层次，虽然我们无法做到量化的评判，但对大多数语言现象大体上还是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的。我们对传统的病句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要将大量的语言现象从病句里解放出来，而且对某些通常认为是“病句”而又体现了鲜明的类的特点的现象要细致分析，也许里面有更深的原因在起着支配作用，它揭示了语言发展的某种趋势。很多“病句”的客观基础很深。规范的表达一样有其内在的系统，有不同的层次。总之，层次性是在分析语义叠架现象，进而分析语言规范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原则。

附注

①徐通锵《徐通锵自选集》第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 ②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③胡裕树《现代汉语》第19—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 ④戴昭铭《叠架形式和语言规范》，《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2期。
- ⑤陈光磊《汉语词法论》第204页，学林出版社，1994。

(施春宏 100037 北京百万庄路24号华语教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正刚)

## 书 讯

《徽州方言研究》(《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 No. 9, “新安江流域语言文化调查研究计划”系列成果第二种), 平田昌司主编, 平田昌司、赵日新、刘丹青、冯爱珍、木津祐子、沟口正人著, 曹志耘、刘祥柏编辑, 日本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 1998年2月出版, 16开本, 337页, 定价日币4000元。全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收录今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角原徽州府地区绩溪、歙县、屯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七县市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材料, 并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最后一章为日本建筑学家撰写的“休宁县的民居和村庄”。鲁国尧先生为本书作序。

《动词谓语句》(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三辑),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 邢向东、张永胜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天津河北方言古词语汇释》, 李行健、吴振清编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7。

《青岛市志·方言志》,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 李行杰主编, 新华出版社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项梦冰著, 语文出版社 1997。